

# 最可爱的兵工人

□付海贤

在纪念建党99周年之际,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组织摄制,反映人民兵工80余年的光辉奋斗历程、广大兵工人传承“把一切献给党”的人民兵工精神的三集纪录片《人民兵工》,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播出。

《人民兵工》全景式展现了我们党领导和创建的第一个军事工业部门——人民兵工80余年来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、从弱到强的光辉奋斗历程,讲述了兵工人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开拓进取、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和感人事迹。在人民兵工80余年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中,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,他们是优秀兵工人的典型代表,是最可爱的兵工人。

## “倪钻”改“群钻”的倪志福

上世纪50年代初,北京永定机械厂(即现在的兵器工业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)生产抗美援朝武器装备,钳工倪志福等在给高锰钢的减速器外壳打孔时,由于高锰钢是一种具有防弹能力的高强度钢种,半天才能打一个孔,不但效率低,而且钻头磨损快。一向爱好钻研的倪志福,通过仔细观察和无数次实验,从钻孔中磨损最严重的钻头钻心部分的外缘角处改进,打破了百年来麻花钻头刀口平直的常规,于1953年创

造性地把钻头磨成了三尖七刃的形状。改进后的钻头具有高效耐磨、轻巧省力、排屑方便、寿命长、质量好、效率高的优点。经工厂和北京工业学院技术鉴定,该钻头被命名为“56型倪钻”,很快在国内外推广,颇受欢迎,产生了很高的经济效益和很大的社会效益。

面对如此成绩,倪志福没有骄傲和自满,很快又与技术人员共同发明了七种钻型。1965年6月,倪志福在《机械工业》杂志上郑重发表声明,“倪钻”是群众智慧的结晶,建议更名为“群钻”,一字之差,展示了倪志福博大的胸怀。

## 把一切献给党的吴运铎

吴运铎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兵工事业的开拓者之一,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革命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开拓者、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。1951年,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全国总工会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称号,周恩来总理誉他为中国的“保尔·柯察金”。2009年9月,吴运铎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。

吴运铎是献身人民兵工事业的楷模。为了研制武器,他先后三次负重伤,但都奇迹般活了下来。他曾说,“只要我活着一天,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

一天。”他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吴运铎第二次负伤时,躺在床上不能下地,就在床上画武器设计的草图,导致伤口裂开,鲜血直流,但他浑然不知,医生不得不没收了他的钢笔和小本子。

吴运铎撰写的自传体小说《把一切献给党》,在20世纪50年代脍炙人口,发行500余万册,被翻译成多种文字,曾影响了几代人。著名作家、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路遥,在年轻时就读过《把一切献给党》,并深受其影响。

把一切献给党凝聚了兵工人对党的无限忠诚与挚爱,深深根植在广大兵工人的理想信念之中。把一切献给党唤起了人民兵工对革命信仰的忠贞共鸣,既是人民兵工苦难辉煌的历史写照,更是人民兵工面向未来,创新发展的坐标指引。

## 独臂总师祝榆生

“三代坦克总设计师”祝榆生,30岁在迫击炮排险试验中失去了右臂,66岁担纲三代坦克总设计师,70岁身断三根肋骨仍坚守科研阵地,87岁成为“兵器工业科技发展终身成就奖”唯一获得者。他主持研制的三代坦克,获得国家科学技术一等奖,但他作为三代坦克的总师,拒绝申报院士,谢绝了中

国兵器工业集团给特聘科技带头人每月4000元的奖金,谢绝了兵器工业科技发展成就奖20万元的奖金,还在临终前向组织上交了一笔不菲的党费。展现出一名共产党员、一名兵工人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尚品格。

祝榆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,而又淡泊名利、甘为人梯。面对中央电视台记者朱童的采访,他说:“我算什么,只不过是一名老兵。”朱童不禁感慨,老兵不死。死是人生的必然,祝榆生也不能例外。2014年10月23日,祝榆生在北京病逝,然而,老兵真的不死。祝榆生逝世后,2015年1月10日,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同志作出批示,要积极宣传祝榆生同志的事迹,挖掘感人事迹背后的精神。2019年9月,中宣部、中组部等七部委授予祝榆生“最美奋斗者”称号,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党组组织编写了《祝榆生誓将一生献给党》,在兵工行业乃至全社会,又一次掀起了学习祝榆生的热潮。

从把“倪钻”改为“群钻”的倪志福,到把一切献给党的吴运铎,再到独臂总师祝榆生,这一串并不怎么连贯的音符,还有李强、刘鼎、钱志道、赵占魁、甄荣典、尉凤英等等列举不尽的人民兵工英雄人物,都在传唱着人民兵工和兵工人的梦与歌。

# 爱上独处

□王腊梅

我怕寂寞,可我并不孤独。我时常一个人,或发呆、看书、写字、听歌,或吃饭、看电影、散步。有人陪伴是一种温馨的美好,独处则是一种美好里的宁静。

有人说你活得太佛系了,我细一思量,现在的我,可不就是越来越佛系了吗?我变得越来越无心与人争,与人论长短,也不爱计较得失,不愿计算结果,佛系的做人做事,没有愧对他人,也不曾心生悔恨。但也有人说不谙世事,与这个世道格格不入,像是个另类,又像个傻子。我付之一笑。

偶尔,我也会觉得孤单,也曾为解解孤独,置身于人潮之中,可后来我却发现,当热闹褪去的那一刻,内心的孤独感,比起一个人的时候来得要更猛烈。

孤单久了,我发现我竟喜欢上独处了。孤单的时候我有时间去冥想,去深入思考;还会辩证地去剖析一些事情的因果,会自我反省,找到问题的根源。我还深深体会到,独处让我有更多时间了解自己,懂得自己,看清自己。不仅如此,我还学会了无条件接纳自己,原谅自己,爱上自己。

白岩松在《白说》里面讲道:“面对现实说话,你的困扰是:树欲静而风不止。而你唯一能作出的选择是,无论风怎样,树静。”是呀,树静,心就静了。一切的牵绊,犹如大树上繁茂的枝叶,这些枝叶只有被剪掉,才不会受风的叨扰,树自然而然就静下来了。所以,一切的困扰都在于我们的心,权利、金钱欲壑难填,失了风骨,失了尊严,最终失了本真的自己。那么,独处就是迫使自己安静,安静下来,站在比自己更高的位置上俯视一切,站在比自己较远的地方观察一切,你就会明白,所有的苦痛、难堪,都源自于你内心深处的欲望捆绑。

如今,我们大多数人都选择用手机填满大脑里可以思考的空间,用网络轰炸大量的业余和空闲时间。我们都被生活所累,且越累越无法心安。我们或许只看见那些年收入过百万的网红表面的光鲜;只看到那些其乐融融的家庭和睦的相处瞬间;只看到一个电话、一个信息就有另一个人为之东奔西跑,排忧解难……我们真正静下心来独处,用心思考过吗?当我们丢掉手机,关掉网络,拒绝无谓的饭局,所谓的峰回路转,那一定是为耐得住寂寞,守得住孤独的人所准备的。

独处,独立自处。它不仅让我得到心灵的安静,更让我懂得反省自己,还让我变得豁达,去看淡世间一切世俗的事情。我们都是要经过人生的那条长河,最终仅仅只能得到在路上的一切体验而已,别无其他。我们使自己在变得更好的同时,努力奋斗,在孤独中内敛自己,在繁华中华体凉别人,在激流中迎接挑战,在生活中学会宽恕和原谅他人。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以后,还能继续热爱生活。

# 军营情思

□王培仁

二十八载当兵缘,  
命运与绿装相连。  
岁月况味尽体悟,  
军营上空月最圆。  
难忘初心砥砺行,  
牢记使命未下鞍。  
血汗凝结战友情,  
回首过往过甘甜。

# 探幽洛河源

□杜亚玲 李惠霞

对于洛河源,我既熟悉又陌生。熟悉的是整天和洛河源的相关文字资料打交道,陌生的是没有前去目睹它的容颜。去年清秋,我终于有机会去探寻美丽神秘的洛河源。

洛源镇位于洛南县西部距县城45公里处,因洛河发源于此而得名,为洛南、商州、蓝田、华县四县交界之地,海拔1350米,地势西北高,东南低,坡度较大,沟壑纵横,境内草鞋岭海拔2645.8米,为全县最高处。漫步在洛源古镇,街面不大,呈L型。虽不是逢古镇集日,但小吃摊、杂货摊、山货摊屯街塞巷,数不胜数,来往行人精神抖擞,脸上无不显露出平和的笑容。街道上最显眼的莫过于串成串儿的豆腐干了,是这里的一大特色,明清时代就负有盛名,曾被清皇御为御善贡品。洛源豆腐干以洛河源纯净的水质、以当地优质的高山黄豆作原料,石磨磨浆,陈浆点卤,小块滤布包豆脑挤压成形,天然晾晒而成,不仅远销外地,还是我县最有特色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。

在洛源街吃了洋芋糍粑后,我们就沿着通往源头的山间公路朝景区奔去,大楼两旁的木槿花、桔梗花、磨盘花迫不及待地绽放着,好像是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。车未到景区山脚,一座色泽明快的牌楼伫立在公路间,“啊,快到了”,女儿惊呼一声。车子一直开到山脚下,灰色的洛河源山庄展现在游人面前,山庄古朴大方,与草鞋岭相依相衬,浑然天成,原木搭建的景区大门,充满着大自然纯真的情趣。我们踏着平铺的石板路,朝龙潭沟的方向走去。小路两边,不知名的山花天真烂漫,金黄色的花蝴蝶相互嬉戏,让人忍不住逗留拍照。

走着走着,远远听见溪流飞瀑之声,真是未见其溪,先闻其声呀!只见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从山沟里婉转流出,两个孩子忍不住将脚泡在水中,大呼:“好凉快呀!”沿着溪流向源头追溯,越走越深,越走越凉。只见奇石遍布,荆棘丛生,林中藤萝倒垂,古树参天,奇石异草让人惊喜,红豆杉、冷杉随处可见,还有不知名的红果煞是可爱,不由诱出人的口水来。

我们加快了前行的脚步,老远就听到流入潭的震撼,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,只见那悬挂在悬崖峭壁上的龙潭飞瀑好像从天上飘来,潭两边悬崖夹击,灿烂的阳光洒下来,若隐若现地照在水面上。崖壁上方透亮的树叶,闪烁的光影,与黑幽的山崖、幽绿的荆棘相掩映,构成浑然天成的美景。坐在龙潭前的白石上,看瀑布飞溅,潭水清澈见底;站立潭边,见草绿树翠,闻山水清香,使人心旷神怡,一种生命的喜悦油然而生,一切尘世的烦恼都消失得无踪无影,不由顿生归隐之意。

此时,我多么希望时间能够停下来,把这美轮美奂的一幕定格在这一刻。

## 履痕处处



国画 杨懋森



朱鸛伴飞 叶小青 摄

# 借光华阴老腔

□王正华

叶落归根,人老乡愁。某日,当你开始眼红别人家乡乡名、村名、镇名屡屡出现在媒体上的时候,意味着走向思维的固执、老化与怀旧心切,萌生一种对故土的想念与深爱。

因工作关系,我每天能阅读到省内多家报刊,总希望可以捕捉到关于家乡华阴的信息。但却常常事与愿违,似乎编采人员故意戏耍我,就是不登华阴的只言片语。遇此,常常埋怨媒体,接着埋怨家乡的宣传机构,为什么不给媒体多提供稿件宣传报道本县?而陕南、陕北某些县市经济社会、文化旅游的信息连篇累牍,真令人既羡慕又嫉妒……谁不爱自己的家乡,不想能在媒体上多有生养过自己故土的喜讯呢!更何况一个因故和家乡“失联”半个多世纪时光的老者。

那年,央视扶持地方戏曲发展,每省直播一台戏曲晚会。陕西推荐商洛花鼓,压轴的是华阴老腔。剧场选在西安北大街人民剧院,我有幸领到一张免费票。临开演还有三四十分钟,剧场已座无虚席。原省长程安东、省委副书记周维光、蔡竹林等省市老领导亲临观看。之前,因找程安东(省委常委、西安市委书记)给我曾主编的报纸题写报头相识。他看到我惊奇地问:“你怎么也来了?”“省长都来看咱家

乡戏,我怎能不来。”“啊。花鼓?老腔?”他问道。“老腔。”他肯定地说:“央视直播,这下你们华阴要出名了。”接着他向周维光介绍我:“这是机械工业部行业报老总小王,缠着我题写报头。”“写了吗?”程安东点点头,然后两人落座。刚好在我们四排前三。

第二天,关于央视全国直播,省市老领导现场观看华阴老腔的新闻,占据了古城主流媒体的版面和频道。老腔迅速从幕后走到台前,由农村乡间向繁华都市。老腔先后进京献演,荣登央视春晚。一时间,“老腔=华阴”“华阴是老腔发源地”的观点热传,声名鹊起。名不见经传的华阴因老腔被社会突然关注,引起街谈巷议。我作为一个华阴籍老汉,自然高兴。

随着老腔演出场次频添,观众增多,传播范围扩大,大凡知道我祖籍的同事、战友、工友和看到老腔的熟人,再见面时总少不了聊几句有关老腔的话题。甚有朋友趣笑,华阴无凳可坐,全让老腔砸啦!无形中了老腔的光。参加学术年会,席间自我介绍时,马上有人特别补充,我是来自老腔的家乡——华阴,大家呐喊鼓掌,要我吼几嗓子……地铁上,熟人相视说不清名姓,尴尬瞬间,对方喊出了“老腔——老王!”所有点点滴滴,自慰地域文化欣赏所带来的

亲近。文化可以影响或改变某种观念,过去很少被人们提及的小县名,因老腔变红腔,成为一种现代别有风格的非遗文化元素的彰扬。在人们交往中,在公共场所变得多了起来,是那沉稳、浑厚、粗犷、豪放的一板凳尘烟弥漫,一嗓子通天震地,神鬼惊悚的老腔,酣畅淋漓啸叫的秦人拼搏、奋发的精神,缩短了大伙交往的距离。

老腔的腔、老腔的调、老腔的韵,那黄土黑皮肤,锣鼓喧天吼声震八百里山川河岳之歌,勾起了我对年少趣事的记忆。

我们村的非遗文化颇具特点。逢年过节,大人们杀猪宰羊,家家捐款捐物,购置戏衣,装扮剧情,车拉人抬,演出一幕幕“刀铡妖孽”“剑劈邪恶”“绳捆不孝之子”的古装戏“血骨束”(谐音)围着街巷转,宣传扬善惩恶,高台教化人文道德。孩子们则玩皮影,一条短卷,像我、石娃、天正、秉需、柴狗等都属小有名气的玩家。空旷的院落,挂一块白布、一张小方桌、一盞自制煤油灯、一个个自带皮影构成一台戏。几个人捉签挑影在白布上做着动作,或站或坐,扯嗓说唱;或喜或悲,演绎人间冷暖;或孙悟空打闹天宫般翻腾来去……南腔北调,七扭八歪的陶醉和乐呵。虽设有鼓琴弦乐的伴奏,碗、碟、盘却是最好的打击乐。高腔大嗓地吼唱,一板一眼地表

演。拿手的戏词是不厌其烦的《劈山救母》《火焰驹》《铡美案》《张连卖布》等片断。观众多为四五岁的女孩,小板凳小人物,争先恐后地指指点点。偶有大人助兴赏光时,捉签的、唱戏的、敲梆打板的,无不越加卖力张扬与表现自己的能力!

非遗文化是靓丽的名片,良好的求知导向。儿时痴迷皮影完全是一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玩耍,一种童性乐趣的追求。而老腔到底有多老,为什么会有千余年的流传?皮影与老腔谁大谁小,谁先谁后,什么时候加上砸板凳?为什么唯双泉村人使老腔传延不衰?社会发展至今又怎么满足人们文化欣赏的口味等等,这其中包含了多少应知而又未知的百科知识。老腔的热演、热议,褒也好贬也好,非遗文化的传承不需要再思考、再发现、再挖掘、再发展。

我虽不是艺人,不是文化学者,但却是曾经的皮影老戏爱好者一族,一个与老腔沾亲带故者,一个地道的爱着故土,爱着老腔的乡党。希望老腔走得更远,愿华阴经济社会、文化事业迅猛发展。

感谢老腔,感谢双泉人口耳相传,才有了古老家族戏——华阴老腔的今天。

## 笔走龙蛇